

14 來自懸崖的呼叫

夏樹靜子 著

我初次會見那個女人，是在 8 月底的一個下午，當時，夏日尚未衰退的陽光，一直照到了編輯室隔壁那個小會客室的深處。我進去時，只見那個女人坐在最貼近牆壁的一把椅子上，怕是爲了避開陽光的照射吧。她和我的目光相遇時，稍微欠了欠身子，接著又像改變了主意，等待我拖過一把椅子坐到她的對面。矮小而苗條的身材，穿一套柔軟的白色西裝。頭髮垂到耳下，修剪得很整齊。

「要您特地勞駕，真過意不去。」我遞上了名片說，「您有《美術新誌》囉？」這本雜誌已經停刊了，可是在我工作的單位《西部日本新聞》的《布告牌》這一欄上，一位建築家提出呼籲，希望有人出讓該刊昭和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的合訂本。

那女人對我的名片瞟了一眼之後，把視線和我碰合了。

「是的。我可以出讓，不過因爲有點重，我又住得有些遠……」她說著，水汪汪的眼睛一動不動地注視著我。她的目光，可以說既無一點熱情，也不過於冷淡，顯得有些睿智，也有些風趣。

「能送來的話，當然最好，送費可由我們這裏負擔，或者……」

我這麼一說，那女人又把視線落到桌上的名片上。然後，她重新用手指撮起了那張名片。我看得出來，在那女人的表情中，流露出一種喜悅的神采。

「哦，原來是瀧田慎一君。您是不是福岡修悠高中三〇屆畢業的？」

「您說得對。」

「哎呀……」那女人有些高興，臉上薄薄地泛起了一層紅暈。「那麼，您還記得同班的一個同學西川杉男嗎？」

不一會兒，我就清晰地回憶起了西川杉男的臉龐。我之所以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回憶起來，那是因爲過去我同他並不怎麼接近，可一旦回憶起了，他的形象就鮮明地復蘇了。在當地的那所名門學校中，他是一個相當引人注目的、稍微有點古怪的人。

「也許忘了吧。我丈夫倒還一直在提起您哩……」

「不，我還記得很清楚。據說他在藝術大學雕塑系通過了考試，他是那所大學創建以來的第一人。我還記得，在報上讀到過，他在校期間還受過獎勵。在那以後，他一直在從事雕塑創作吧？」

「不。五年前因爲車禍傷了眼睛，就回到老家去了。傷倒並不厲害，還不至於妨礙工作，可他的精神卻完全垮了，現在幾乎什麼事也不幹，就這樣白白地熬日子。」

我一時找不到回答的話。那女人也把目光朝下，默不作聲，真沒想到，一種沉悶的空氣阻隔在我們之間。

不知爲什麼，我感到焦急，就轉變了話題。

「您剛才說過住得很遠……」

「在芥屋大門的海邊，我們有一間小小的雕塑室。因為遠離城市，很安靜；在海邊，景色很美。」那女人說，又有些恢復了爽朗的語調。

芥屋大門，從福岡市西行，約 30 公里，位於從玄界灘突出的半島的西北部，是以海蝕洞多而聞名遐邇的美麗海岸。

「我丈夫嘛，經常懷念起和瀧田君的舊交，他朋友不多，而您可說留給他相當深刻的印象。」

這話真出乎我的意料。高中時代的西川，他那蒼白端莊的臉上，經常流露出一種優越感，對於任何人，包括我在內，態度都並不怎麼親切。我畢業後，一次也沒同他有過接觸。我離開東京的大學而到《西部日本新聞》就職後，就被派往東京分社工作；而我調回福岡總社，還只是在五個月之前的事。聽到高中時代同班同學的消息，這似乎還是第一次。

那女人的眼珠突然明亮起來，微微眨了眨眼。

「我突然和您談起這些事，怕有失禮貌吧。不過，不知道能不能光顧舍間一次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丈夫見到了呢田君，說不定會重新激起工作的熱情哩。而且，還有出讓《美術新誌》的事……請務必光臨吧！」那女人臉頰微紅，一味低頭向下看，而我又感到，不知為什麼，自己總在焦躁不安地玩味著她的視線。

儘管口氣曖昧，我竟然不知不覺地答應了她的邀請。當她站起身來時，我邀請她去喝茶，她直率地同意了。

我特地叫了車，把那女人帶到了遠離報社的一家幽靜而明亮的茶室。我們在那兒待了相當長的時間。她不再多說話，可是我能夠察覺到，她的眼睛總是盯著我，好像有非常多的話要說。我也確實想探索一下她的生活和不幸。

我真為自己的粗心大意感到不安，竟然到分手時我才問：

「對不起，太太尊姓大名？」

「麻衣子——西川麻衣子。」

從她芙蓉一般薄薄的櫻唇中，露出了滿口潔白的細齒。我們的視線又碰合了。此時，我們的本能無疑在相互的眼睛中看到了「命運」，可是我們又不知道「命運」這個詞的真正含義。

九月初的一個星期六，我駕駛自己的小汽車，訪問了西川家。

駛離國家公路後，在山谷中幽靜的公路上行駛了片刻，終於看到了目標——那個荒涼的小廟。附近傳來海浪的聲音。按照麻衣子所說，從小廟再向前一公里，就到了海水浴場以及遊客們慕名乘船來訪的海蝕洞門的所在地。這一帶，幾乎看不見一戶人家，道路兩旁高聳的松樹上，樹葉發出沙沙的響聲。我剛下車，就聽到後面有人叫我的名字。麻衣子看著我，爽朗地笑著。她戴一頂寬檐的麥秸草帽，穿一雙黃色的橡膠涼鞋，露出白皙的腳趾，顯得瘦骨嶙峋，烏青色的血管也依稀可見。

道路兩旁松樹的盡頭，大海一望無垠。眼前的低處，白浪四濺。從那條岩石

和草叢間陡峭的坡道上，麻衣子向海邊走去。

「瞧，看見那邊高聳的山崖了吧。要是在那上面一站，美景可盡收眼底呵。以後我領你去看看。」麻衣子突然回過頭來，舉手指著右邊，提高了聲音說。

我不禁轉過眼去看。那是一座懸崖，由這一帶特有的玄武岩構成，很像一根巨大的柱子，底部經受著海浪的沖刷，頂端直指藍天。

西川夫婦的住所，坐落在坡道的最下端，臨近大海，周圍一片寂靜。那是一所破舊的極小的房屋，從它的白牆壁和平屋頂來看，倒像是西式的，可是它既不同於漁民的住家，又不像過去有錢人別出心裁建造的別墅。

西川杉男出現在大門口，我一看見他，簡直懷疑起自己的眼睛來。離開高中時代，才不過十幾年，變化怎麼會如此之大呢？他前額的頭髮已經稀疏，頭皮依稀可見。昔日構成他端莊的藝術家風貌的高鼻梁，如今也只起到了同塌陷的眼睛和消瘦的臉龐形成鮮明對照的作用。最使我震驚的，就是眼前的這個西川，失去了那種曾經支配他表情的傲慢不遜的眼光，如今被一層面紗一般的東西覆蓋著他那極度懦弱、銳氣殆盡的身軀。

可是，西川還是喜形於色，歡迎我的來訪。「哎呀，你終於來了，我真高興！」我們熱烈握手，真像有十年深交的知己。

進入大門，便是一個大房間，舖滿了已經磨破的地毯。這裏大概是起居室兼西川的雕塑室，門內的一邊放著沙發和桌子，盡頭放著一把藤椅。以這把藤椅為中心，放著各種各樣的粘土塊，排列成一個半圓形，可哪一塊土都未成明確的形狀。藤椅上，舖著一個破舊的毛線坐墊，可說是椅子的一個部分，上面已經圓圓地坐出了一個屁股形狀，西川坐在這裏時間之久，由此可以想像。

西川讓我坐在沙發上，自己卻坐在那把離我較遠的藤椅上。

我們同其他久別重逢的友人一樣，簡單地敘述了別後彼此的經歷。於是，話就說完了。我報出了兩三位同班同學的名字，可是他們的消息，西川和我都一無所知。此外，我們還有什麼共同的話題呢？

沉默，有點令人窒息。

「聽說你因為車禍而傷了眼睛？」我終於似問非問地說。

可是，西川只是微弱地笑著。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。只是有時眼前模糊不清，再有就是頭痛得厲害，十天八天地總得鬧一次。」

這時，麻衣子準備好了飲料，端來了。我心裏鬆了口氣。

「爲了瀧田君光臨，西川真是高興得像個孩子呵。他這個人笨嘴笨舌，心裏這麼想，可就是說不出來。」

這點我也充分理解。西川似乎難以抑制他的激動，兩手不停地撫弄著他的煙斗，喋喋不休，好像在埋怨什麼，而他這副模樣，反而使我感到心裏難受。

「要我領您看看我們的家嗎？」這種美國式的、要說通常又有些做作的提議，從麻衣子的口裏說出來，讓人聽起來感到有些天真。我立刻站起身來。

意外的是，雕塑室的對面竟是個浴室。裏邊是極爲狹窄的更衣室和青瓷磚砌成的浴缸。朝海的方向開了一扇大窗，窗下面是岩石，再下面幾米處，海浪拍岸。

房屋朝海的，只有雕塑室和浴室。裏側有臥室和小小的廚房兼餐室。

麻衣子讓西川留在雕塑室裏，自己陪我參觀，請我在餐室的椅子上坐下。

「當然，今晚就請睡在我們家吧。」她說話的語氣，比起那天我們在報社初次見面時，要親切得多了。「您看到了，這裏是鄉下，沒有什麼可以用來招待的，不過，買到的魚卻是格外的新鮮。另外，可以眺望大海。」

剛才和西川對坐時的情景，一瞬之間，在我的腦際掠過，可是現在和麻衣子在一起，氣氛完全不同了。

我再一次地感到，不能謝絕麻衣子的提議。

晚飯結束後，當一彎新月高是天際時，我又和西川對坐在雕塑室裏，我們在這一邊坐坐，又到那一邊坐坐。

吃飯時，在麻衣子的帶頭下，西川也不時地加入談話，可是此刻，他已經完全沉默不語了。他靠在藤椅上，閉目養神，偶爾也在臉上露出滿意的微笑，這也算是他沒有睡著的證明。

我也不知不覺地變得沉默了，暫時醉心於眺望洒滿海面的月光。偶爾可以聽到摩托艇的引擎聲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我意識到廚房裏的響動已經結束，便悄悄地站起身來。如果認為麻衣子考慮周到，不打算來妨礙男人們的談話，那就估計錯了。

餐室裏燈已熄滅，寂靜無聲。我敲了臥室的門，也沒有回答。把門推開一點，往裏張望，可在黑洞洞的房間內，也不像有麻衣子。浴室也是靜悄悄的。於是我肯定，這個家裏的任何地方，麻衣子都不在。

我手錶上的時針已經過了9點半，這樣的時候，也不會去買東西吧。

我心裏總是牽掛著，回到了雕塑室。西川依然故我，和剛才是一副姿態。他輕微地前後搖擺著藤椅，似乎在品味著時間一秒一秒地消逝。

四周一片寂靜，可以聽到海浪沖擊岩石的聲音。自遠而近的摩托艇的引擎聲，偶爾劃破這一片寂靜。正當我以為這聲音又會傳來時，它卻在不遠處消失了。於是，什麼也不再聽見，只令人感到，四周又為原先的寂靜所包圍了。

此後，又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。屋前的大門開著，我聽到了一些悉悉漱漱的聲音。我悄悄地站住，輕輕地推開一點把雕塑室和大門口隔開的那扇門，只見麻衣子站在大門邊。她似乎沒有意識到我在注視她，毫無聲息地、非常小心地鎖上了門，脫下橡膠涼鞋，躡手躡腳地向臥室的方向消失了。

夜裏，一個人有時會想起久已忘卻的事情而外出，有時會不能成眠而出去散步。可是，我否定了自己的這種想法，那是因為我看到了麻衣子從白天起就打扮得濃妝艷抹。水汪汪的眼睛邊，用眉筆勾畫了眼圈，非常顯眼，口紅也從淡淡的橘紅色變成了鮮艷的深紅色。她那穿橡膠涼鞋的腳上，還粘著濕漉漉的沙子。我關上門，回到了原先的沙發上。這時，西川睜開了眼睛。

「呵，要再洗個澡嗎，瀧田君？我這個人嘛，什麼時候都想往浴缸裏泡，這竟然成了一種嗜好。」

我用手勢表示謝絕，於是，西川就憨厚地微笑著，推開浴室的門進去了。

麻衣子外出，然後又悄悄地回來，難道他都沒有察覺嗎？不，不會如此。他明明知道，只是不聞不問。我不得不認為，這就是這位銳氣喪失殆盡的男子的獨一無二的態度。

第二天，天氣晴朗。午後，按照前一天的約定，麻衣子領我登上了那高高聳立的玄武岩的懸崖。

這確是個風和日麗的日子，可是在足有 20 多米深的懸崖下面，海浪有力地拍擊著。這裏仍然是玄界灘。不過海上沒有白浪，只見那蔚藍色平靜的海面上，島影點點，隨著海水的悠悠激蕩，島影的綠色也越來越淡。

午飯後的兩三個小時，是西川的「工作」時間，因而麻衣子一個人在我之前離開了。

麻衣子身穿橘黃色的罩衫，白短褲，腳上還是昨天那雙黃色橡膠涼鞋。她身材苗條，體態勻稱，小鹿一般的腳，確實很美。剪短的秀髮在空中飄搖的後影，令人想起愛好體育運動的天真爛漫的少女。昨晚躡手躡腳歸來的麻衣子，難道和現在這個麻衣子是同一個人嗎？

同昨天下午迎接我時一樣，麻衣子談笑風生。這點，看不出有什麼勉強。她把半島和島嶼的名字逐一教給我，然後笑著說：

「好吧，不談這些了。瀧田君是這裏人嗎？」

「不，我只知道自己是東京長大的。」

「東京……」麻衣子的眼睛，像被一下子吸引住了那樣，凝視著海上。她的聲音裏洋溢著一種特殊的感情。

「太太也是東京人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那麼雙親都在那兒嗎？」

「都已經去世了。那兒有一個姐姐。她是我親愛的姐姐，以前我常去看她，可……」她說著，低下了頭。

那麼現在呢？由於精神上的原因，多半又由於經濟上的原因，就沒有這份餘裕了吧？你究竟用什麼來排遣這生活的寂寞呢——我的話已經湧到喉嚨邊了，可是我不能說出口來。

我轉移開了視線。於是，從我們所站的懸崖上，我看到，在西川夫婦家所在地對面，靠近海灣處，有一幢紅瓦白牆、美麗雅致的建築物。那是幢像別墅一般的建築物，在松林中忽隱忽現，煞是孤寂。

別墅下面的岸邊，停泊著一艘摩托艇。那明朗的奶白色船體，使我充分開闊了視野，景色盡收眼底。當夜，我仍然留在西川家。同昨夜一樣，麻衣子對我殷勤招待，我對此不能謝絕，那是事實，不過還有別的理由。星期一晚上班，可以上午 11 點到報社，而且我是個單身漢，沒有理由擔心回家晚了會挨批評。

當天，西川說，因為工作太久，精力消耗，感到疲倦，晚飯後很早就退進臥室了。家裏什麼事情幹得怎麼樣，諸如此類，他簡直從不過問。可是不管怎樣，他對我的逗留卻感到高興，這似乎沒有疑問。他仍然沉默寡言，見了我的面就滿

心歡喜地笑著。

雕塑室裏，只剩下我一個人了。我攤開了昨夜睡過的沙發床，躺了下來。今夜，月亮仍然照著海面。餐室內，也已經寂靜無聲了。

不一會兒，開始聽到海上傳來的摩托艇的引擎聲。我睜開眼睛聆聽著。引擎聲以一定的間隔靠近了，然後又遠去了。這節奏一般的聲音，逐漸使我的心境焦躁起來。正當我的焦躁達到難以忍耐時，不料引擎聲嘎然而止。我整個心靈都感到：周圍恢復了寂靜。

我來到了戶外。

那摩托艇像我白天所看到的，此刻應該停泊在那懸崖對面的別墅下面吧？離開引擎聲停止已有一段時間，可以這樣認為。

我在石塊凹凸不平的坡道上攀登。月光照著四周，洒下一片青白色。大概登到中途時，聽到頭上有運動員用的那種賽車的引擎聲。車在坡道的最狹處停住了。看來是一輛白色的「volvo」。車上下來的是一男一女。千真萬確，女的是麻衣子，男的身材頗長。

麻衣子走在前面，從坡道上往下走。道路狹窄到不能容納兩個人並排走，所以男的跟在後面，只要麻衣子的身子稍一搖晃，他就伸出雙手，做出把她緊緊抱住的動作。可是麻衣子的步履早已習慣於這條坡道，走得比那男的還輕快得多，眼看著就走下去了。

我連忙折返。在坡道中途，連可以隱蔽身子的樹前也沒有。

我剛在大門邊的一塊岩石背後蹲下身來，麻衣子也下完了坡道，而下坡的餘勢使她幾乎像奔跑一樣，差點兒就衝到了門邊。我的心裏直打冷戰，不過麻衣子似乎沒有發現我。

那男的喘著粗氣，也出現了，白晃晃的襯衫的領子直豎著。因為反光，我看不清他的臉，只見是瘦長的個子。麻衣子微彎著身子，只把頭轉過去。男的手撫摩了麻衣子的頭髮，再從她的肩膀上滑下來，握起了她那白皙的手指。麻衣子也輕輕地把手指讓那男的握著，可是他正要握緊時，她就霍地抽脫了。

麻衣子的另一隻手一搭上門把手，那男的手也就停止了對她的糾纏。她仍然微彎著身子，對那男的回眸一笑，然後便敏捷地溜進了門。

男的凝視著關閉了的門，只站了片刻，然後抬起腳跟，開始慢悠悠地攀登坡道。他們沒有擁抱，也沒有傾訴愛的衷腸，可是這對我來說，又有什麼相干呢？麻衣子為什麼要借丈夫的名義邀請我，又殷勤地勸我住下呢，其真實的理由，不是昭然若揭嗎？我目送著那男子的背影，他在月光下緩緩而行，逐漸遠去。

同時我意識到，一種我至今尚未經驗過的，而對西川杉男來說卻滿不在乎的、冷酷而陰濕的感情，從心底湧了上來。

這，無疑就是嫉妒。大概兩星期之後，我吃午飯回來，發現報社附近停放著一輛白色的「volvo」。

那夜送麻衣子回家的那輛車，似乎不會在這裏出現吧。可是，停放在那裏的，究竟會不會是當時的那輛「volvo」呢？我不能斷定。對於白色的「volvo」，我的

神經竟變得相當敏感。

我的直覺居然是對的。在「volvo」停放地點過去兩三家門面處，有一家鋼筋混凝土結構的獵槍店，一個高個子男人從獵槍店裏出來。他戴一副墨綠色的大架子太陽眼鏡，淺茶色襯衫的領子筆直地豎著，左手舉著一枝獵槍。他打開後車門，輕輕地放好獵槍，然後坐上駕駛座。「咕」地一聲發動了引擎，車以相當快的速度後退一下，立刻就混雜進了對面大街上的車流。

我站在幾米以外的馬路邊，那男的視線一次也沒有和我碰上過。即使碰上了，也不會怎麼樣的。不過我可以明確肯定，他就是那夜送麻衣子回家的人。

我推開了獵槍店的門，冷氣和安靜把我包圍了。擦得瑯亮的獵槍，整整齊齊地排列在牆上。我把視線往牆上掃射了一下，就投向站在陳列櫃對面的一個老板模樣的胖男子。

「我想請問一下，剛才出去的那個男人，常來這裏嗎？」

「唔，是草下君嗎？」老板滿面紅光，帶著親切的微笑說。他穿一套整潔的西裝，繫一個蝴蝶領結。「是位相當不錯的主顧，大概從半年前開始光顧敝店。」

「他住在芥屋大門的一幢別墅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啊。聽說原來是東京人，爲了治療哮喘上這裏來，現在完全康復了，還聽說準備長住呢。聽說他是位銀行家的二少爺，現在與其說療養，倒不如說逢場作戲，消磨日子而已，所以說，是位有身份的人。」老板毫無顧慮地笑著說。

我回到報社，一位女職員告訴我，說有一位姓西川的女性來過電話。幾天以前，麻衣子也來過電話，要我務必再去玩，說西川在會見我之後，情況有所改變，激發起了工作的熱情。她希望我同他多見見面，鼓起他的勇氣。電話裏的麻衣子，只能讓人感到是一位悉心關懷丈夫的賢妻，是一位相信丈夫同老同學的友情的純真女性。她這副一本正經的架勢，刺傷了我。

可是那天，我當機立斷，決定再去訪問西川家。

我拿得出冠冕堂皇的理由——送奉《美術新誌》的報酬。我想，我要是被利用，那也算不了什麼。只要我理解自己這個角色，即使當了丑角，也不會真的就是丑角吧。不，我原有的那種堂堂儀表和自傲感，已經被拋到九霄雲外了。我只要能見到麻衣子就行！

由於工作的關係，那天等我到西川家敲門，已經過了夜晚 8 點。麻衣子立刻出來迎接了我。她穿一身深藍色衣服，當她的視線和我碰合的瞬間，我確信，她的眼睛裏洋溢著強烈的喜色。那是我的心的投影吧？

雕塑室裏，不見西川的身影。

「划了小船出海去了。」麻衣子說，似乎要把黑洞洞的大海看穿一樣。

由於發生低氣壓，持續了長久的好天氣變壞了。海上似乎有霧。

「他就是這個樣，只想在這樣的夜裏出去划船。只有當他獨自一人，處身在什麼也看不見的海上的時候，他的心裏才會踏實……」

麻衣子爲我沖了飲料。

我們都撫弄著玻璃杯，長時間地沉默著。

「這樣的生活，難道您今後還準備過下去嗎？」這樣的問題，極為自然地從我的嘴裏吐出來，倒不是因為我感到這沉默令人窒息，而是我感到兩個人的心相互靠近了。麻衣子的眼睛又在向我說話了，像我們初次見面那天在茶室裏那樣。

麻衣子把目光落到地上，若有所思。

「您是在為您丈夫做出犧牲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要是您確實對此心甘情願，那又當別論，不過……怕並不如此吧。」

麻衣子驚訝地看著我。在我接受她的視線的瞬間，我的心裏似乎被什麼東西沖破了閘門。

「您為您丈夫奉獻了一切。看起來如此，可實際上，您背叛了他！」

「您說得不對！」麻衣子傷心地、可是斬釘截鐵地說。

「可是我看到了。您和那位姓草下的青年……」

「我和草下君什麼關係也沒有。真的，請相信我吧……只要你瀧田君相信我！」最後的那句話，她說得很激動。她的嘴唇顫抖得厲害。

我願意相信她，我想。眼前的麻衣子，難道我能不相信嗎？

這時，從海上傳來了獵槍的聲音。接著，響起了第二聲。……槍聲穿過夜霧而變輕了，減弱了，好容易才傳到了這裏。

突然，一種不吉利的想像掠過了我的腦際。為了驅散這種想像，我竟然狂熱地抱緊了麻衣子，她那哀艷動人的身體，輕柔地倒在我的懷里。

「既然如此，眼前這種不可救藥的生活，你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。」

「暫時還得繼續下去，西川需要這樣的生活。不過……結束的日子總會來到的。」

「到那時候呢？」

「到那時候，我也獲得新生了，不會再像現在這樣了。」

我把麻衣子的一言一語都銘刻在心上。槍聲還在繼續。

「請相信我吧。」這次，她有些羞澀，小聲地說。

我猛一使勁，把自己的嘴唇壓到了她的嘴唇上。她的嘴唇也做出了反應。與此同時，她那大滴大滴的眼淚奪眶而出，簌簌地滾落到了地上。我相信她的眼淚。

第二天，天氣陰沉，悶熱得很。時而刮起大風，好像要把這幢小屋刮倒似的。據說，小型颱風正在慢慢地臨近。

昨夜，西川從海上歸來見到我之後，情緒很好。甚至可以讓人感到，他是很興奮的，即使到了下午，他還不想開始工作，真是難得如此健談，凡是舉世公認的雕塑家，他都一個一個地拉出來，作了批評。儘管麻衣子對西川說，她要我來，是有事情要我做的，可是效果卻適得其反。颱風仍然移動緩慢，可是入夜之後，風不停地刮著，海浪也變大了。天際，由於白雲一刻也不間斷地流動，令人感到還比平時明亮了。

「好一個夜晚呵！在暴風雨之夜，我心裏最感到踏實。」西川用他那奇妙而有點熱切的目光，凝視著海的方向。「今夜我還要去划船。」

我還以為他是說著玩的，可我一看，不知在什麼時候，他已經換了裝束，同昨夜一個樣：灰襯衫，黑短褲。我轉念一想，不能讓他去。海上的風浪，也許不至於到不能划船的程度，可是我在腦海裏考慮得比這更多的，還是昨夜從霧中傳來的那遲緩的、令人害怕的槍聲。

不料在我開口之前，西川卻改變了主意。「瀧田君難得來，好久沒喝酒了，讓我們喝上幾杯，怎麼樣？」

我當即表示贊成。同西川對酌，當然也不會有多大的情趣，不過這也好歹可以把他留住，而且今夜麻衣子也不能出去了。

可是我的想法有點單純。當我作為禮物帶來的方酒瓶，在我們二人的對酌中空出三分之一時，我覺察到，屋內竟然特別安靜。我藉口小便，到大門口看了一下，麻衣子的橡膠涼鞋不見了。

我好像遭到了突然襲擊，焦慮和氣憤同時湧上心頭，渾身上下，氣急敗壞得發熱。我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，回到了雕塑室。

「請相信我吧，只要你瀧田君相信我！」我想起了麻衣子對我說這話時的虔誠的眼神。是我自己不相信她嗎？如果是的，那就什麼也不要問，對什麼都只裝作沒有看見。真的那樣，這才叫不相信呢！

我以比原先更快的速度喝著酒。西川的酒量也大，怎麼喝都不臉紅。倒不如說，他的臉色變得更蒼白了，只有眼睛裏充滿了燃燒一般的異樣的光。他不時地語無倫次，前言不接後語。

大概 9 點剛過，他慢吞吞地站起身來。「失陪啦，我得去洗個澡，待我稍微醒醒酒，再來奉陪。」

我點了點頭，西川走進了浴室。

此後才過了幾分鐘吧，我突然聽到，從海的方向傳來了女人尖厲的呼叫聲。最初聽到的是「救命啊」！又好像叫了聲「快來人……」接著是「啊」地一聲慘叫。再接著，似乎聽到有東西「撲通」落水的聲音。這些聲音，都和風浪聲相混雜，斷斷續續地傳來，我只在一瞬間有這樣的感覺。我像被彈起那樣站起身來，可是我又想，也許是我耳朵不靈的緣故吧。這時候，西川也打開了浴室的門，他渾身濕淋淋的，連塊浴巾也沒有裹上，嚇得面無人色。

「剛才你聽到了什麼奇怪的聲音沒有？」他問道。

看來，這就不是我個人的錯覺了。

「我也聽到了。是不是從海上傳來的？」

「不，我覺得是從懸崖的方向傳來的。難道……」西川的聲音在喉嚨口卡住了。他所考慮的和我不謀而合。難道是麻衣子……

「我去看看情況！」

「那拜托了。我也立刻就去。」

走出家門，我首先向海上掃視了一下。在陰雲密布的灰白色的天幕下，不如說視界還是明亮的，可是海上卻是漆黑一片，波濤拍擊著面前的岩石，水花四濺。什麼也沒有。不，即使有什麼，要想從岸上看得清楚，終究是不可能的。

我驅車登上了坡道。也許如西川所說，那聲音是從懸崖上傳來的。我儘量加快了車速，可以聽到自己的呼吸聲，耳朵中的血液在斷斷續續地流動。

終於登上了坡道的頂端，穿過路邊的松林，又在小廟前的路上駛行了大約 200 米。從這一帶循著另一條小路稍往下走，就可以到達玄武岩的懸崖了。這條小路，就是前幾天麻衣子領我來過的。

途中沒有遇見任何人，懸崖上也沒有人影。我一直走到懸崖的邊緣。向下一看，不禁頭暈目眩。20 多米的懸崖，好像向內側切入那樣，高高地聳立著。

我向四周環視了一下。於是，就在離開我腳邊大約一米處，也即在懸崖的最狹窄處，一樣白色的東西映入了我的眼帘。我揀起來一看，頓時大驚失色。一只小尺寸的女式橡膠涼鞋，黃色搭襪的……這十有八九是麻衣子的東西。我覺得自己的心跳得劇烈，便再一次地加以仔細辨認。搭襪上有一些小污點，不是泥。湊近眼睛，好像是血。

「麻——衣——子！」我面向大海，接連叫了幾聲。叫聲立刻被風浪吞沒了。

跳下去看看！我被衝動驅使著。可是，這終究是輕率的行動。我沒有從這樣的高處往下跳的經驗，並且，連懸崖下面的風向如何，我都一無所知。

我緊握著那只橡膠涼鞋，循著原路返回。我的車停在小廟附近的一個停車錶旁。

芥屋海水浴場的旅館區，就在懸崖的對面，離懸崖約一公里。那裏，同西川家的所在地都處在半島的內側，是沙灘海岸。

派出所的一位中年警官，畢竟處事機敏，那是因為他熟悉海上的事故吧。他立即給旅館同業公會打了電話，要求出動所配備的摩托艇。然後，他坐到我車上的助手座上，我們驅車去懸崖。此刻，大雨瓢潑，辟辟啪啪地打在前窗的玻璃上。我們一來到懸崖，幾乎同時，西川也跌跌撞撞地趕到了。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先看了看警官和我，然後斷斷續續地說：「我一直下到波浪沖刷的岸邊看過，可什麼也沒有看到。」

我們三個人趕到了懸崖邊。警官用手電筒照著，可是，所能看到的，只是那黑壓壓的一片波濤，還有就是那波濤沖擊岩石時猛烈飛濺的水珠。

我把事情的原委對西川說了。當他看到我手裏的橡膠涼鞋時，身子突然軟癱了下來。他搖搖晃晃地跪倒在岩石上，再用兩手撐著，這才勉強支持住身體。白襯衫和茶色褲子都被淋濕了，枯木一般的身體任憑風吹雨打。

不一會兒，我聽到了他的低吟聲。這是他的嗚咽。我目不轉睛地、呆呆地站著。現在，我面前的是一個承受著難以承受的劇烈痛苦的男子！我相信是這樣的。

在從西川家所在地向西大的 50 米的海岸邊，漂浮過來的麻衣子的屍體被發現了。這是案件發生後一小時左右的事。衣服是傍晚穿上的天藍色的連衣裙，腳是光著的。一把大型水果刀插在身上，從背後刺中心臟，慘不忍睹。

解剖的結果，是在第二天傍晚見分曉的，認定刀是從背後刺入，當場死亡，不是溺水而死，證據是幾乎沒有喝過一口海水。

遺留在懸崖邊的那只右腳穿的橡膠涼鞋，據西川確認，是麻衣子的東西。沾

在搭裨上的極少量的血跡，也與麻衣子的血型相同。

死亡推定時刻是夜裏 9 點至 9 點半。西川和我同時聽到慘叫，是在 9 點 15 分左右。

根據上述情況，麻衣子是在懸崖上被刺死之後推入海裏的。可以推測，屍體是由於潮流和波濤的作用而漂流到被發現地點的。

西川只是成天價地眼睛發呆，在家裏踱來踱去，於是我自然成了協助警察調查的人了。儘管這麼說，可除了麻衣子夜間外出的事情之外，真的碰上一些節骨眼上的問題，我還是不甚了解，說不出個道道來。

對於西川來說，可以為偵破起作用的情況，他幾乎一點都答不上來。我並不相信他一無所知，可是關於麻衣子和草下的事，他就是緘口不言。他只是痛苦地告訴我，從半年以前起，麻衣子和自己相互作為領受人，參加了一千萬元的人壽保險。他原來認為，這是為了自己死後麻衣子的生活著想，而麻衣子說：要是那麼說，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呢？他說著，又抽抽搭搭地哭了。

西川不在時，我對刑警談了麻衣子和草下的事。儘管如此，我也只是透露了一個姓草下的人同麻衣子有交往，此人住在懸崖對面的別墅裏。僅這一點，對警察來說也是十分有價值的情報。

他們明確肯定這是一起殺人案件，可是都為一時不能確定有嫌疑者而心裏焦急。要是對西川和我都加以懷疑，那麼就連慘叫發生時我們兩人都面對面在一起的事實也被抹殺了。

可是不久，從聽我談了草下情況的刑警口裏得悉，草下也被排除了嫌疑，據說，草下不在現場是成立的。

案子發生之前，從傍晚開始，草下一直待在別墅內。說得確切些，下午 6 點之後，他一步都沒有出過家門。為此提供證詞的有兩個人，其一是住在他家的女傭人，另一是那夜未定期出診、共進晚餐之後回去他的主治醫生。

警察處理這樣的事居然如此乾脆，一下子排除了草下的嫌疑，我為此感到極為不安。女傭人也好，主治醫生也好，不都是可以出錢收買的人嗎？

我下了決心，與其同警察打交道，倒不如選擇更為直截了當的做法。

我埋伏在一條碎石路下，那裏有樹叢包圍，可以隱蔽。大約過了一小時，那輛白色「volvo」的車身出現了。「volvo」發出深沉的引擎聲，想一口氣爬上那條把別墅同小廟前通過的路連接起來的坡道。我搶了上去，到車前一站，擋住了它的去路。車立刻在碎石路上發出一陣嘎吱吱的響聲，在我面前約一米處停下了。

不出所料，只有草下一個人。今天仍然帶著那枝獵槍，靠在車的後座上。

草下感到有些詫異，直望著我，見我什麼話也沒有說，就把頭伸出窗來。

「你的輪胎跑了氣啦！」

「唔？」草下發出了驚訝的聲音，臉上顯出不以為然的神色。

「在這兒呢。」我指著助手座一邊的前輪，他終於打開車門下來了。

趁他從車前穿過，繞到助手座前方之際，我一個箭步上前，抓起他的胳膊，反扭過來。「有話問你，麻衣子的事情！」

草下的表情立即凝固了。我爭取到同他之間的最短距離，看了他的臉。他比我想像的要老得多，看來早已過了 30 歲，肌膚光滑而蒼白，一副羸弱的病容。大眼睛，因為患有巴塞多氏病，眼珠突出，混濁無神。長鼻子，發紫的嘴唇，瘦骨磷峯的水蛇腰身軀，看來有點弱不禁風。

一種凌駕於他之上的優越感，在我內心油然而生。

「到懸崖上去說話！」

草下想掙脫我的手，大眼睛裏布滿了狼狽相。「沒有什麼可說的！」

「就在這兒，你和麻衣子的事，我什麼都清楚！」

雙方發生了爭論。背後不時傳來汽車的聲音，可是我們兩人所在的地點，由於樹叢的遮蔽，從道路上是看不見的。

我鐵了心，把草下的胳膊反擰上去，這一下，他眉頭緊皺，乖乖地放棄了抵抗。

「有話就在這裏說吧。」

「不，還是到懸崖上去好。」

他又讓身子僵直不動。每當我從口裏說出「懸崖」這個字眼時，恐懼的陰影就從他的臉上掠過。我深信不疑了。

「你別怕，我只要你說話。」我覺得，自己的聲音有些顫慄。我拼命壓制住噴湧而出的怒火和憎恨。

草下兩手反抱脖子，像受了捆綁一樣，挪動了步子。

我們沒有走外面的道路，而是抄小路直接去懸崖。海上已經暮色蒼茫。海面呈現出魚鱗色，波光激滂。海風吹來，似有寒意。

就在走完小路將要跨上懸崖之際，草下突然停止了腳步。

「這裏說也可以嘛。」他有些口吃地說，眼睛裏流出一種難逃一死的神色。呵，站到「現場」上，他終究是害怕的吧？

「那好吧，你詳細交代同麻衣子的關係！」

「我同她並沒有什麼關係。」

「扯淡！」

「唉，真的這樣。我們大概在半年前認識，在小廟附近，她向我打了聲招呼。打那以後，我們有時候乘車去兜風，在夏天的夜晚一起乘摩托艇。可是，她什麼時候都幾乎不說話。不用說，我們也沒有握過手。不管怎麼說，我們之間也沒有什麼不愉快。」

「哼！要這麼說，你為什麼要殺害麻衣子呢？」

「啊，我可沒有殺人！」草下瞪著眼睛叫道。

「撒謊！你勾引了麻衣子，唆使她謀害西川，可她沒有按照你的要求辦，於是你就漸漸地把她當做了負擔。那天夜裏，你們又在懸崖上發生了爭吵，你惱羞成怒，終於從背後把她一刀捅死，推進了海裏！」

「不對！這……這都是胡說！」草下還想往下說，可他只是顫動著嘴唇，找不到恰當的辭令。

「我叫你站到懸崖邊去，你就不會裝模作樣了。那裏，也許麻衣子的陰魂還沒散哩！」我又抓起了草下的手。

「放開我！」他發出了女人一般的慘叫。他臉色發白，額上沁出了急汗。是因為極度恐懼吧，臉部表情收縮了。「我患有高處恐懼症，要是去那樣的地方，心臟會停止跳動的……」

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拖著他就走。他越反抗，我的心裏越冒火。

終於來到了懸崖的邊緣。草下搖著頭，顫抖著身子往底下看去。我抓住他的脖子，叫他朝著海的方向。

「你就在這兒殺了麻衣子，是不是？」

草下不作回答。突然，我感到手上增加了分量，他神志不清了。我一把將他放開，他屁股著地摔倒了，大口大口地喘著氣，用他那焦點模糊的眼睛望著空間。

我對於草下的本能的憎恨，還沒有消除，可是他不是在演戲，僅這一點，我是不能不承認的。

他是個綠豆芽一般的人，不得不用賽車和獵槍來武裝自己，這樣的人，難道會如此膽大包天地去殺害麻衣子嗎？呵，是我犯了一個大錯誤——在我的心裏，又平添了新的焦慮。

東京已經是深秋了。在日黑佑天寺附近幽靜的住宅區，我訪問了麻衣子的姐姐峰岸佳子，時間是在過了十月半的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。佳子的丈夫正在歐洲出差，佳子適逢產後坐月子，麻衣子死後，他們二人都不能來福崗，因此我和佳子是初次見面。

我用電話同她家聯繫後，立刻便找到了。奶白色的新式洋房，透過大門邊的白色鐵絲圍欄，可以看到濃密的綠色草坪和兩個人乘坐的鞦韆架。

我按了門鈴，一位中年女性出來開門。她就是佳子，有些發胖的身子穿著絲綢衣服，顯得體形優美。也許因為在產後，臉色有些灰暗，可是從她那水汪汪的眼神、面頰，直到下巴的輪廓上，都有麻衣子的影子。

進入會客室，結束了簡單的寒暄之後，我立刻言歸正傳。

「我不好意思問：除了西川君之外，麻衣子是否還同誰有過異性關係？」

佳子斬釘截鐵地搖了搖頭。「警察也提過這樣的問題，可是我沒有聽到過。要是有那樣的事，而且又重要得足以改變她的命運，她是一定會告訴我的。」

「最近你們沒有見過面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。可是她常給我來信。」

「那麼，您認為，麻衣子同西川的生活，是不是從心裏感到滿意？」

「滿意……應該說，她也相信是滿意的吧。她心裏發過誓，爲了西川，什麼樣的事都幹，什麼樣的生活都過。」佳子邊考慮邊慢條斯理地說。她嘴一閉，便一動不動地凝視著自己的手指。

一陣莫名的沉默。我等待著佳子把話說下去。

「這就是她的償債。」過了一會兒，佳子說。她仍然低著頭，終於掉下了眼淚。

「償債？給誰？什麼債？」

「當然是給西川嘍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您還不知道嗎？他因爲車禍而眼睛受傷，從此就一蹶不振了…」

「這我聽說了。可是……」

「是麻衣子開的車。因爲前面的車緊急剎車，她的車撞了上去。說來也怪，麻衣子只受了點輕傷。」

「這我倒不知道。」

「西川受到的打擊是沉重的。對於一個美術家來說，眼睛無疑就是生命。不過我認爲，在那次事故中，真正受傷最深的，還是麻衣子。在這以前，她性格開朗，走路總是連蹦帶跳，活像個仙女。要說體育運動，哪一項都得心應手，高中時代，還是游泳選手哩……」

佳子把視線停留在花園裏紋絲不動的樹叢上，繼續說。我痛切地感到，她的眼珠，在樹叢上清楚地看到了麻衣子的幻影。

「事故發生後，我去探望了，臨回東京告別的時候，麻衣子對我說，她打算一輩子侍候丈夫，逆來順受。她潛然淚下，說什麼這樣做總可以償債了。可她爲什麼要哭呢？要是她真正愛著西川，在說償債以前這麼做，那是理所當然的，她自身也會以此感到幸福。我認爲，麻衣子的心已經離開西川。可她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。她把償債的心情和愛情混爲一談了。不過我想，也許什麼時候會出現一種途徑，使她明白到自己的過錯。爲了麻衣子，我一直在等待這種途徑，可是……」佳子死叮叮地望著我。她那和麻衣子相似的眼珠濕潤了，流露出一種不能擺脫哀傷的柔和的光。可是我仿佛感到自己在受責備。

「您不是說過，麻衣子曾經是游泳選手嗎？」過了一會兒，我問。

「是的。特別是跳水，很拿手。她的表演總是那麼大膽而優美。」

「跳水……」我在心裏重複著這個詞兒。

那天，玄界灘的海上，濃雲密布。水是黑沉沉的，懸崖顯得格外險峻，高高聳立，指向灰色的空間。這一切，又不禁使我想起了出事的那一天。

我突然推開門時，西川杉男正坐在藤椅上，望著海的方向。他只把頭慢慢地轉了過來。

「啊……是你……」他說著，想竭力掩飾剛才出現的緊張神情。他的眼睛毫無光彩，表情像死人一般。

我默不作聲，站在他的背後。

「啊……你又來了，這又使我感到，麻衣子好像還在這個家裏。」西川像呻吟一般地說。他的話，我沒有搭理。

「哼，你這是說給我聽的嗎？你究竟爲什麼要殺害麻衣子？大致的情況我已經了解，不過，我倒還想從你的嘴裏聽個明白。」

西川又慢吞吞地把頭轉過來，眯起了眼睛望著我。「你說到哪兒去啦。麻衣子死的時候，就是那慘叫聲傳來的時候，你我不是都一塊兒在這裏嗎？」

「確實，慘叫聲發出的時候，我們在一起。可是麻衣子被殺，並不是在那慘叫聲發出的瞬間。」

西川裝出一副不理解我的話的樣子，目瞪口呆地看著我。「你聽著吧。從你聽見慘叫聲到你奔上懸崖，爲什麼要那麼長的時間？在那樣的時刻，你爲什麼還要特地換了衣服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慘叫聲傳來的時候，你正在洗澡。因此，我比你先走一步去看情況。要是你真的牽掛著麻衣子的人身安全，你自然會趕緊擦乾身子，穿上脫在更衣室裏的黑襯衫和短褲，飛奔趕來的。可當時你卻說，你到波浪沖刷的岸邊去了。就算這樣吧，也不需要那麼長的時間。第一，你一開始就說，呼叫好像是從懸崖方向傳來的，因此，即使你到了波浪沖刷的岸邊，也會立即返回，這是理所當然的事。可是你來到懸崖，卻是在我到了芥屋海水浴場派出所，再回到懸崖的時候。不管怎麼說，已經過了半小時。而且，你的服裝已經換成白襯衫和茶色長褲了。這些都爲了什麼呢？」

我才說到一半的時候，西川已經顯得有氣無力，垂頭喪氣了。兩隻手從椅子上滑落了下來，可還要裝出一副聽不懂的姿勢。

在我的心中，盛燒著新的怒火。可是，這不像日前我對草下所感到的那樣猛烈，而是更爲刻骨的、從靈魂的深處湧現出來的憎恨。

我抬起了西川的下巴，叫它向上。他就這麼著，用發呆的眼光望著我。

「半年前，你和麻衣子相互作爲領受人，參加了一千萬元的人壽保險。再者，半年前，麻衣子又接近了草下。那個時候，你就制訂了謀殺她的計劃。而且，草下和我都被當做幫凶而利用了。」

「不對。」西川開始用清楚的聲音說話了，「就在那天之前，我還並不打算殺害麻衣子。」

不一會兒，他又突然說，「這個家裏的生活，我實在過不下去了。每天，我面對著大海，可是我的心不但無法平靜，反而越來越煩躁。我想再到東京去，在朋友們的激勵下重整旗鼓。照目前這樣的狀況，實在談不上有什麼指望……可是，總得有點打頭陣的東西呵。這裏的房產，畢竟是人家的東西，我一旦離開這裏，連個安身立命之地都沒有，說來也慚愧，我竟連一筆可以用來搬家的費用都一籌莫展……」

「爲此，你就把腦筋動到人壽保險上來了。」

「麻衣子說過，她什麼事都願意幹：爲了我——不，爲了我們兩個人的將來，她……」

「她有沒有說過即使殺了她也可以？」

「你聽我說下去。我原先並不打算要殺她。應該說，是讓她假裝被殺。要是在契約訂立一年之內自殺，那是拿不到保險金的。可是，要是沒有同別人發生異性關係的有夫之婦突然被殺，那也顯得勉強，不近人情，因此就決定讓草下捲進來。當然，倒不是要嫁禍於他。即使他一時涉嫌，也終究會由於證據不足而獲開

釋的。我只要他爲我創造一種氣氛就行——他同麻衣子接近過，麻衣子可能是被他殺害的。」

「而且，還要我成爲你不在現場的證人，是嗎？」

「是這樣打算的，也只是爲了這一點。」西川的聲音變得低沉了。「可是，麻衣子在同你見面之後，開始潛移默化了。這點，我也察覺到了。可是你的存在竟會在麻衣子的心靈中扎根如此之深，卻是我始料不及的……」

「事件發生那天的情況，你給我如實說來！」

「前一天晚上，我划船回來，你來了。因爲發生颱風，海浪開始洶涌。麻衣子說，決定明天行事——最初的計劃是：選定一個海上有風浪的夜晚，麻衣子一個人去懸崖，鞋上先弄上少許血跡，隨即發出慘叫，縱身跳進海裏。當時，我正在洗澡，就讓你先我一步去看情況。其間，麻衣子就從懸崖下游到這裏。她是跳水選手，從那樣的高度跳下去，自當不在話下，而且游泳也是有把握的。即使海上有些風浪，直線距離也不過百來米。麻衣子說，她是能夠堅持游完全程的。她回家後，就更衣換裝，在夜色的掩護下銷聲匿跡。打算到東京去。在那樣一個五方雜處的大都市，什麼人都能夠混跡其間。她對我說過，在我到達之前，她可以當一名女招待或者什麼的，先一個人過起日子來。當然，我領受了保險金，逐漸處理完事務，也上東京去。也許多少要費點工夫，不過結論就可能是：因爲海水洶涌，屍體沒有打撈到。從此，麻衣子就移名改姓，可她終究還是我的妻子，兩個人再開始新的生活……」

西川的語調中，充塞著一種悲痛的餘音，似乎還想把已經喪失的東西呼喚回來。「可是，到事件發生的前夕，麻衣子突然向我告別，她這樣說：一切按計劃進行。保險金歸你所有，請你以此爲資本，再一次揚帆出發，至於我，請連同過去的生活，一起忘了吧。讓我一個人邁出新的人生的步伐吧……」

冷不防，西川從正面看著我。「我實在不能相信。麻衣子，如此忠實於我的妻子，一個只屬於我的人，竟會……事件發生的當夜，在慘叫傳來，你出去之後，我就出海去了。麻衣子把替換的衣服先藏在一個地方，她想過，這個家，也許從此不能再回來啦。在岩石背後，我再一次地想說服她，好話說盡，苦苦哀求。可是，她已經不能回心轉意了。原來是在她的心中，有了另一個男人。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時，就不顧一切，握緊了藏在口袋裏的小刀。麻衣子竟然想倒向別的男人，那是我斷然不能允許的！」

「你換衣服，就是爲了洗刷濺到身上的血跡！」

西川似乎沒有把我的話聽進去，他用燃燒的目光瞪著我。至此，在我們重逢以來，我又看到了高中時代作爲傲慢的尖子的西川杉男的面影。可是，他的表情一下子又垮了。

「我完全打錯了算盤。我不允許麻衣子被別的男人奪走，可是我卻忘了，這種缺少了麻衣子的生活，我是怎麼也過不下去的……」

西川用一種瘋瘋癲癲的聲音笑起來。然後他站起身來，把手伸進壁櫥，取出了那夜我們二人喝剩的那瓶威士忌。

「我累啦，讓我喝一點吧。」他用顫抖著的手往玻璃杯裏斟酒。可是，就在他的嘴唇快要碰上玻璃杯的一剎那，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。我看到，白色的粉末在茶色的液體中慢慢地溶化著。

不料西川採取了劇烈的反抗。他的手緊緊地抓住了玻璃杯，我們抱作一團，倒在地上。打碎的玻璃杯的尖口劃破了我的手腕。

「你讓我死！」他的手在地上亂抓亂摸。

我一手按住他的手，另一手掐住了他的喉嚨。我斷然不能讓他就此死去，必須把他這副姿態放到法庭上去。到那時候，麻衣子的冤魂一定會擺脫西川咒語的束縛，將永遠安息在我的心中。

我這樣相信。

----- (完)